

张大海 著



九连城之歌



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

张大海 著

九连城之歌



JIU LIAN CHENG ZHI GE



九连城之歌

著 者：张大海

出版发行：天马出版有限公司

香港上水新成路一百二十三号三楼

电话：二六七〇六六三三

传真：二六七〇一三八二

印刷者：丹东新东方彩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

字数：三百五十千字

印 张：二十一点二五

开 本：1/16

定 价：三十八元

出版日期：二〇一一年七月



版权所有



第一章

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四日傍晚，经过数日的艰难跋涉，华山柱带领九连城驮运队到了朝鲜的平壤城。刚进玄武门，迎面跑来一队荷枪实弹的清军士兵，山柱他们赶忙闪到一边。看到这些士兵人人表情严峻，匆匆忙忙地向城外跑去，让山柱他们不由得紧张起来。大队的士兵跑出城门，山柱他们还呆呆地盯着他们的背影。

“华队长，你们到啦！”大清国奉军统领左宝贵部下副将杨建春杨大人边喊边跑了过来。山柱他们迎上前去，互相见过礼。杨大人说：“各位一路辛苦了！你们运的这批炮弹，正是我们急需的，谢谢你们。”杨大人拍了拍山柱的肩膀，继续说：“左大人开会去了，临走告诉我一定要好好招待你们。现在你们把两车炮弹送到玄武门上，其余的送往牡丹台。我已安排士兵负责卸车。然后到我的营房，我给你们接风。”听了这话，山柱指着队员核桃，说：“你和二虎去玄武门，其余的车辆跟我去牡丹台。”

告别了杨大人，在一个士兵的引导下，山柱带领十几挂马车向牡丹台奔去。沿途清兵都在紧张地修筑工事，听到马蹄声，有的站起身和山柱他们打招呼。工夫不大，山柱他们就到了牡丹台下。早有一队士兵在那等候，大伙儿一齐动手，将炮弹扛上牡丹台，最后几箱，山柱和几个弟兄扛上肩，奔向牡丹台。

牡丹台虽不太高，但坡很陡，大伙儿上到台顶，个个累得满头大汗，纷纷坐下休息，擦起汗水来。虽已入秋，天并未见凉，这几天还有点闷热。一缕晚霞斜射过来，山柱站起来，仔细观看这牡丹台顶。

平壤北门外的牡丹台，号称“天设险堑”，巍然屹立于平壤城东北角，垒壁高近五丈，四周筑有胸垒，炮座、掩体，都很完备坚固。牡丹台上有克



虏伯大炮、格林速射炮十几门，士兵手中都是新式连发毛瑟枪，武器装备如此精良，可见左大人对此阵地的重视。士兵都在紧张地忙碌着，做临战前的准备工作。

山柱走到牡丹台西南角，平壤城尽收眼底。

平壤是一个大都市，是朝鲜北部水陆交通枢纽，也是朝鲜旧京，号称朝鲜八道之“第一雄镇”。平壤城南临大同江，北枕崇山，城依山崖而建，城墙系用累石筑成，高大坚固。平壤东有大同门、西有七星门、南有朱雀门、北有玄武门。特别是北面的玄武门，高大雄伟，在夕阳照耀下，城门楼上的琉璃瓦熠熠闪光。从牡丹台看玄武门，他像一个婴儿依偎在牡丹台这个高大的父亲怀里。平壤城分内城、中城、外城。不仅是一个军事重地，还是一个繁华的工商业城市。整齐的房屋，经纬分明的街道，繁华的商业街上店铺林立。这是一座安详、宁静、美丽、繁荣的城市。

前些日子，日本悍然侵略朝鲜，并向我大清国宣战。现大清国有一万三千多军队驻扎在这座城市里，使这座城市笼罩在紧张的战前气氛中。

吃完饭，回驿馆的路上，二虎嘟嘟囔囔地说道：“山柱，今天这酒怎么没喝起来，不过瘾。”山柱瞅了二虎一眼，心情沉重地说：“你看不出平壤这气氛，看样子这仗就要打起来了，听说倭寇打仗很野，咱大清国的将士也不是善茬儿，这一交火，势必是一场恶仗。哪还有心思喝酒。”回到驿馆，山柱把大家召到一起，说道：“打起仗来，遭殃的还是咱老百姓，原打算明天休整一天，也在这过八月节，后天往回赶。现在，俺想今晚都早点睡觉，明个儿早点起来，修整车辆，骡马挂掌，购买路上的用品，吃过晌饭就上路。”核桃回应道：“山柱说得有道理，早点回去，好割地了，家里还等着我们呢。”

中日开战后，清军总统领叶志超在朝鲜与倭寇打了一仗，兵败后退守平壤。现在召开各军统领的军事会议，这是驻平壤各军统领的首次军事会议。会议一开始，叶志超先分析清军和日军的态势。他认为日军数倍于清军，装备也强于清军，平壤难以守住，主张全军退守鸭绿江北岸。听了这话，奉军统领左宝贵拍案而起，怒斥叶志超，说道：“你若怕死，可自退去，宝贵既奉皇命赴朝，当奋勇杀倭寇。今倭寇将攻平壤，我辈定当死守，与倭寇一决胜负。”左宝贵话音刚落，毅军统领马玉昆高声叫好，并慷慨地说：“左大人所言极是，我大清臣子，定当以死报效朝廷。”大部分与会将领都支持左宝贵的主张。叶志超见状，不再议撤退之事，开始研究平



壤布防。各将领分析平壤地形，一致认为北门外牡丹台最为重要，牡丹台若失，平壤难保，后路也断。左宝贵自告奋勇地说：“牡丹台乃平壤之要冲，倭寇必以重兵攻之，我率奉军坚守之。”叶志超随后分派各军驻守其他各门。会议将结束，马玉昆对叶志超总统领强调说：“左大人坚守之牡丹台、玄武门最为重要，若失，城将不保，万望叶大人高度重视，视势调兵增援。”

天刚放亮，山柱就起来了。脸未洗即出了门，来到牲口棚，拍拍这匹马的脊梁，摸摸那匹马的脖子。十几匹骡马个个欢实，山柱很高兴。又查看了每匹马的马掌，发现有二匹马得换马掌。拌了一些马料倒入各个马槽子里，然后拍了拍手回到屋里。山柱洗完脸才把大伙儿叫起来。趁吃饭的工夫，山柱把昨天的事又强调了一遍，饭后大家分头去做自己的事。

山柱整了整自己的衣冠，出了门，向左大人驻地走去。左宝贵几日前就把自己的住处搬到玄武门附近。山柱来到左大人住处，见到左大人的随从李，两人在奉军从九连城过江时认识，山柱高兴地问道：“左帅左大人在吗？”随从李回道：“左大人今儿一大早就上牡丹台视察去了，随后还要到并岷高地视察，恐怕得下午才能回来，要不你晚上再过来看一看。”山柱有些遗憾地说：“吃完中午饭，我们就往回走了，家里那边还等着割地收庄稼呢。和左大人分别一个多月，还真想他，就想见见他。下午路过这，不知左大人能不能回来？”随从李回道：“今天你们就在这过节吃月饼吧，明儿再走。”山柱回道：“我们长年在外跑，什么节不节的，无所谓，还是往家赶要紧。”说完告别随从李，顺街往城里走去。

山柱不知不觉来到平壤内城。这里没有玄武门那边的紧张气氛，因为要过节了，热闹了许多。街道两旁大都是店铺，人来人往，络绎不绝。没见到左大人，山柱有些遗憾，无心去逛店铺，漫不经心地在大街上溜达。

突然一阵骚动，街上的人们纷纷往两边躲去。一个衣着华丽，身姿优美、面容娇好的朝鲜贵夫人，在几个家丁的簇拥下，款款而行。山柱并未注意贵夫人的美貌和华丽的服饰，而是被她手上那耀眼的金镯子所吸引，看得特别出神，直到贵夫人从自己面前消失了，他才回过神来。一拍脑门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有了，买副金镯子回去。”

朝鲜的金银饰品有些名气，受关贸限制，安东地区很少见到这种东西。想到这，山柱脚步快起来，满街寻找首饰店。好在以前和义州的好友崔

炳浩经常交往，眼目前的朝鲜话还会几句，没费什么事就找到一家首饰店。

山柱一进店门，就被琳琅满目的各种饰品所吸引。掌柜的见是大清国人，很热情。他大概也和中国人搞过交易，懂点中国话，所以二人连说带比划，交易很快做成。山柱买了一副精致的金镯子。

山柱兴高采烈地回到了驿馆，核桃、巴音鲁他们也都回来了。山柱一一询问他们都准备得怎么样了。核桃告诉他说：“车都修好了，路上用品也都买齐了，只是两匹马的马掌没挂上，因为城里几个马掌铺都很忙，要到下午才能挂上。”山柱回答：“那咱们到安州再挂。”核桃说：“有一马能坚持到安州，有一匹恐怕不行。”根据这种情况，大家议论起来，有说走的，有说不走的，山柱也犹豫起来。大伙儿正饯饯着，门突然开了。山柱的好朋友义州商人崔炳浩急匆匆走了进来，说道：“华队长，可找到你们了。”大伙儿见是老朋友，都很高兴，一一打了招呼。

山柱问：“崔大哥，你怎么也到平壤来了。”崔炳浩回答：“这不是过节了吗，我阿爸尼派我回平壤，给我哈拉包几（爷爷）送礼品，就便采购了一些货物，打算运回义州。今晨，听说你们九连城驮运队昨个儿进了平壤城，我就可哪找你们，一是想见个面，二是我那批货顺路给运回义州，我就不再另雇车了。”山柱问：“多少货？”崔炳浩回答：“不多，一车就装下了。”山柱问：“现在能装吗？吃完饭我们就上路了。”崔炳浩回答：“货倒是能装，可今天是八月节，干吗走那么急？今晚我宴请九连城的各位朋友，咱们一块儿在平壤过节。再说了，你们不是有句老话，叫作‘要想走，挑六、九’，初六走，路路顺，十六走，事事顺，明个儿十六，咱们一起走。”听了这话，几个弟兄也都说好。山柱一想，马需挂掌，朝鲜老朋友相约，并驮运货物，今个儿没见到左大人，有些遗憾，晚上可去见见左大人。于是决定今个儿不走了，明儿起早上路，讨个吉利也不错。

傍晚，山柱又去左大人府衙，随从李告知，左大人去叶大人府衙议事，不知什么时候能回来。左大人走时吩咐今日是八月节，送几盒月饼给你们。我正想给你们送去，你正好来了，顺便带回去，这是左大人的一点儿心意。山柱提着月饼往回走，想起和左大人的几次相见，心里热乎乎的，今天两次去见左大人都没见到，感到非常遗憾。

崔炳浩领山柱他们来到内城一家饭店，店铺明亮、洁净，已有很多人在喝酒吃饭。在一个大炕桌周围，大伙儿依次坐下。一会儿功夫酒菜上来，崔炳浩端起酒碗高兴地说：“今天能在平壤和九连城的各位朋友相



聚，一起过八月节，我非常高兴。首先，我感谢各位朋友这几年来在中江贸易中，帮了我很多忙，同时祝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。”山柱也高兴地说：“谢谢崔大哥，祝崔大哥生意兴隆多发财。”“干杯，干杯。”大伙儿一起喊道。席间不断地推杯换盏，甘醇的美酒，可口的菜肴，一会儿功夫，个个都喝得红光满面……

一阵鼓乐声响起，有人跳起了舞。场面很热烈，男的，女的，老的，少的，都跳了起来。几个穿着艳丽服饰的朝鲜姑娘，边打长鼓边跳舞，和谐悦耳的鼓声，优美婀娜的舞姿，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。崔炳浩站起来招呼大家，说道：“九连城的弟兄们，站起来，一块跳我们传统的民族舞蹈，跟着我来跳。”说完扭动身子，跳了起来。二虎第一个站起来，跟在炳浩后面学跳起来，大伙儿也都受这欢乐场面影响，跟着跳了起来。在异国他乡过八月节，虽无亲人相伴，但喝酒、跳舞，还是让山柱他们很高兴。

因为明天要早起赶路，山柱他们跳了一会儿，就告别了崔炳浩，回到驿馆。山柱把左大人送的月饼分给大伙儿，并告诉都早点休息。

山柱出屋察看马匹及车辆，一切都好。正准备回屋睡觉，忽然听到远处传来一阵悠扬悦耳的鼓乐声，使他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。抬头望天空，一轮又大又圆的浩月悬在碧空，月光下的大地如同白昼。山柱此时全无睡意，在院中碾盘上坐了下来，掏出怀中那副金镯子，看着镯子，又抬头看着天上皎洁的圆月，想起了去年那个八月节。

光绪十九年八月节的早晨，刚吃过饭，山柱娘找出一件新上衣，叫山柱换上，山柱问道：“不是过年，咋换新褂子？”山柱娘一边帮山柱换衣，一边说：“叫你换，你就换。今天是八月节，你爹昨个儿去安东县买了两盒最好的月饼，娘拣了一筐鸡蛋，一会儿你把这些东西送给水兰家。”山柱回答：“啥？为什么送给她家？”山柱娘说道：“傻孩子，前些日子郭六爷来咱们家，给你和水兰提亲，爹和娘都答应了，你去辽阳前，娘和你提过这事呀。”听了这话，山柱把刚穿上的新衣脱下来，扔到炕上，生气地说：“是提过，可我没答应啊！”山柱娘高声说：“人家水兰长得多俊，人家日子过得在九连城也是数一数二的，哪一点配不上你，配不上咱家。”山柱回答：“娘，你不懂。”山柱娘声音又高了一些说：“不管懂不懂，你今天非送去不可。”“俺不去，俺不要媳妇。”山柱有些急眼，高声回答。山柱娘也急了眼，冲出了屋，到灶坑旁拿起了烧火棍，返回屋里指着山柱，责问道：“你不去！”山柱回答：“不去！”“啪”一棍抽到山柱腿上。疼得山柱“哎哟”一声。

看到儿子疼痛的样子，山柱娘又气、又急、又痛，眼泪簌簌落了下来。山柱见娘哭了，忙抱住娘。山柱很少见娘落泪，看来今天娘是真生气了。山柱的态度立刻软了下来，温和地说道：“娘，俺送，俺送，但俺不要媳妇。”山柱娘的态度也缓和下来，心想今天把礼品送过去，过些日子聘礼一下，你要也得要，不要也得要。想到这，山柱娘说道：“好孩子，娘不该打你。来，娘给你揉一揉。”山柱赶忙回道：“不用了，娘，俺不疼了。”山柱是个孝子，尽管心里不愿意，娘的话也得听。

山柱提着月饼，挎着一篮鸡蛋在九连城街上从东走到西，又从西走到东，走了好几个来回。天快晌午了，山柱才鼓足勇气推开了水兰家的门。听到门声，水兰麻溜儿从屋里跑出来，亲切地说：“山柱来了，听说你去辽阳了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“昨个儿。”山柱边回话边走，快步走进堂屋，水兰的爹、娘都在，山柱赶忙施礼说：“刘大伯、刘大娘好，俺娘叫俺给您二老送月饼和鸡蛋来了。”说完，把月饼和鸡蛋放到桌子上，往外就退。水兰娘高兴地说：“孩子坐下、坐下，天晌了，吃了饭再走。”山柱赶忙回道：“不了，大伯、大娘，驮运队还有事。”退到门口忙转身要走，正好和水兰打个照面。“山柱，事再急，也得吃饭不是。”水兰温柔地说道，并挡住了山柱的去路。山柱的脸有些发烧，说道：“不了，真有急事。”说完绕过水兰，急急忙忙冲出大门，往家奔去。走出老远，山柱回头瞅瞅，见水兰倚在自家门框上，向他这边凝望着。山柱回到家告诉娘，东西送去了，山柱娘听了很高兴。

平壤城四周突然暗了下来，月亮被一片乌云遮住。山柱这才回过神，看了看手里的金镯子，又看了看天上，刚才还皎洁的大圆月不见了踪影。夜已深了，山柱揣好镯子，进屋去了，躺在炕上的山柱翻来覆去，好一阵子才进入梦乡。

平壤这座美丽的城市，正在熟睡着的善良人民。不曾想一群群魔影正悄悄地向她扑来……

日本是太平洋上的一个弹丸岛国。二十几年前，明治天皇睦仁在少壮派军人的帮助下，击败德川幕府，重掌皇权。并开始推行“武国”方针，以对外扩张的大陆政策为基本国策。经过明治维新，其经济发展很快，军队力量大增。以首相伊藤博文为首的军国主义分子，大肆叫嚣向外扩张。把朝鲜、中国的东北、台湾、沿海诸省都划入其侵占之范围。并称为“保卫



利益线”，其狼子野心很大。

今年初，朝鲜东学党起义，迅速占领朝鲜南方大部分地方，朝鲜王朝镇压不了，乞请中国出兵帮助剿灭。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奉旨，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军入朝，东学党起义被扑灭。这期间，日本借口保卫驻朝使馆和日本商人，大举派兵入朝，突然包围朝鲜王宫，劫持朝鲜国王，组建傀儡政府。率先与我大清国开战，在朝鲜成欢驿战役中，统领叶志超所率清军战败，退到平壤，日军随即逼近平壤。

八月十五日，日军第一军统帅山县大将，指令第五师团长野津中将军向平壤发动进攻。野津中将军接到命令后，立即召开军事会议。中等个、大眼睛、浓胡须、较魁梧的野津是一个狂妄的战争分子，他的司令部临时设在平壤附近的新兴洞。人员还未到齐，野津站在地图前认真地仔细地看着思考着，各将领一到齐，野津立即宣布开会。站在地图前，野津命令道：“奉皇军大本营第一军统帅山县大将的指令，明晨进攻平壤！”接着野津开始部署兵力。平壤的牡丹台是整个平壤的制高点，野津命令立见少将率朔宁支队、佐滕大佐率元山支队共八千余人进攻牡丹台和玄武门，其余八千人分别进攻其他三门。野津把进攻的重点放到了左宝贵总兵防守的阵地。部署完毕，野津举起右臂像野兽一样嗥叫：“效忠天皇！攻克平壤！”其他将领纷纷站起，仿效野津一起嗥叫：“效忠天皇！攻克平壤！”

天刚放亮，“轰隆！轰隆！”的炮声，惊醒了山柱他们，一个个麻溜地爬了起来，赶忙穿好衣服，跑到院子里。只见平壤南门外硝烟很大，炮声不断。又是几声更响的炮声传来，玄武门外硝烟弥漫，倭寇包围了平壤，仗打起来了。山柱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，山柱很后悔，昨个儿要走就好了。震耳欲聋的炮声使马受了惊，山柱和大伙儿用棉花把马耳塞上，缰绳拴牢。山柱说道：“核桃，你和留下的人看住车马和货物，千万不要出门。二虎、巴音鲁和我去玄武门。”

街上家家户户大门紧闭，只有一些清军在跑动，气氛紧张。山柱三人跑步去玄武门，登上城楼。见左大人正在指挥布阵，不便打扰，找一不引人注意的地方，向城外望去，只见并岷高地炮火猛烈，烟雾遮天。

玄武门外，倭寇立见少将指挥朔宁支队，抢先进攻并岷高地。六门山炮一起向并岷高地的堡垒猛烈轰击，一番炮火后，三个中队的倭寇向并岷高地发起冲锋。清军凭垒坚守，以连发枪进行猛烈回击，击退倭寇数次冲锋，数十名倭寇倒在阵地前。立见少将见久攻不下，又调来四门山炮，



集中轰击并岷高地四垒中的东西两垒。这两垒遭雨点似的炮击，终被摧毁，清军伤亡惨重，东西两垒被倭寇占领。并岷高地中间两垒的清军，虽三面受敌攻击，但在谭参将的指挥下，顽强阻击倭寇。倭寇在强大炮火掩护下，逐拨冲锋，势如潮涌。清军坚持到弹药打光，谭参将见大势已去，饮弹自戕，并岷高地失守。

与此同时，倭寇元山支队在佐藤大佐的指挥下，向牡丹台东北方向三个堡垒进行猛烈炮击，倭寇两个步兵大队在炮火掩护下，向牡丹台冲锋。守垒清军顽强抵抗，迎头痛击冲上来的倭寇，牡丹台上清军的十几门山炮、速射炮一起发射，炮弹连连在倭寇军中爆炸，打得倭寇丢盔弃甲，狼狈不堪，抱头鼠窜，伤亡无数，败下阵去。佐藤大佐连忙重整人马，发起新一轮的炮击和冲锋，又被清军击退。几次冲锋都被击退，佐藤大佐唉声叹气，束手无策。这时倭寇立见少将夺得并岷高地后，率领朔宁支队前来助阵。两支日军合兵一处，从西面、北面、东面一起围攻牡丹台，炮火铺天盖地地落到牡丹台上。守牡丹台之清军副将杨建春，是左宝贵一手带大的将领，英勇善战，率两营清军守平壤城之首要门户——牡丹台，自知责任重大，开战以来，亲自操炮，炮炮命中。众将士备受鼓舞，奋力阻击倭寇，炮弹、子弹像雨点似地倾泻在倭寇群中，倭寇伤亡惨重，无法前进。日军久攻不下，损失很大。立见少将和佐藤大佐又重新谋划，用更猛烈的炮火集中轰击牡丹台重点的堡垒和胸墙。这些堡垒和胸墙大部分被炸毁，倭寇多发榴散弹击中清军阵地，士兵伤亡大半，副将杨建春也受了伤。清军虽拼死抵抗，终抵挡不住倭寇猛烈的炮火和轮番的冲锋，牡丹台上的大炮被炸毁，子弹打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副将杨建春率仅剩下的极少数士兵撤回玄武门，平壤的屏障牡丹台失守了。

这期间，左宝贵总兵数次派人向叶志超总统领求援，均无果。现在见牡丹台陷落，知大势已去。悲痛地对部将徐都司说：“倭寇必往牡丹台运大炮，玄武门危在旦夕，你先替我督战，我去去就来。”

左宝贵急匆匆下了玄武门，直奔帅府而去。进到屋里，打开一木箱，双手捧出一个精致的紫檀木匣子，轻轻放到桌子上，“扑通”一声跪在匣子面前，双手一抱，说道：“圣上，臣左宝贵有负皇恩，今日丢失平壤之门户牡丹台，使平壤处于危难之中，此乃臣之罪过，臣将以死报效皇上。”说完，咚！咚！咚！磕了三个响头。站起身，慢慢打开匣子，拿出光绪皇帝亲赐的黄马褂，从上到下仔仔细细地看了几遍，又放下，拿起一个掸子，掸



去身上的尘土，掸了一遍又一遍。这才又恭恭敬敬地拿起黄马褂穿上，佩上腰刀，整了整衣冠，走出门。

山柱、巴音鲁、二虎一直躲在玄武门一隐避处，目睹了城外激烈的战斗，牡丹台的陷落。当他们看到左帅左大人下了城，从后面一直跟到左大人的帅府。刚才，目睹了左大人穿黄马褂的一幕。左大人一出门，三人一起跪到左大人面前，抱着拳凄切地喊道：“左大人！”左宝贵见是山柱他们，弯腰扶起山柱等人说：“快起，快起。”三人站起，左宝贵说道：“华山柱啊，你们送的炮弹可起了大作用啦，谢谢你们。怎奈倭寇兵力太多，火力也强过我们，现在这里很危险。你们快回驿馆，等战争过去，再回九连城。”这时，杨建春副将进了帅府，他的脸上还流着血，看见左大人穿着黄马褂，明白其意，转到他身后，一把抱住其腰说道：“左大人，你不能再上玄武门啦，那里很危险，你去中城和叶大人商量大计，这里交给我。”左大人不听，挣脱身子向外走去。杨建春紧随其后，边走边劝，左大人一言不发，直奔玄武门，登上城楼。山柱等三人也跟着上城楼，左大人看见，喝令士兵道：“百姓一律不准上来！”山柱他们被拦住。

左宝贵到了城上，众将士看见左大人穿着黄马褂，太显眼，恐遭倭寇首先攻击，纷纷劝他下城。左宝贵高声说：“我一生领朝廷厚禄重饷几十年，现今倭寇失约背盟，恃强侵犯我大清番属国朝鲜，现正好表我的效忠之心，上解圣上的忧心，下救万民流离之苦。国家的安危就在眼前，进则有很高的奖赏，退则有罚，我自在前，你们在后，如有富贵功名大家共享。今城在在，城亡我亡，不辱祖先，报答圣上。”说完，亲自点燃大炮，轰击倭寇。全体将士倍受感动，激昂奋战，拼死抵抗，给进攻的倭寇以沉重的打击。这时倭寇已将大炮移上牡丹台，数门大炮向玄武门辐射轰击，杀伤力很大，清军多人伤亡。左宝贵肋下中弹，鲜血涌出，他裹伤再战，继续点燃大炮，轰击冲锋的倭寇。

日军以朔宁、元山两支队的八千多人进攻平壤北门，现虽已攻取牡丹台，但伤亡惨重。日军将领都知清军中最英勇善战之将是左宝贵，日军中有“左宝贵不死，平壤不可得”之论。立见少将登上牡丹台，看见清军中有一穿黄马褂之人亲自操炮，知是清军将领，有可能就是左宝贵。立见少将异常兴奋，立即命令几门大炮对准穿黄马褂之人开炮，几颗炮弹在左宝贵周围爆炸。一弹片击伤左宝贵左额，左宝贵不管不顾，继续坚持点燃大炮，一连发射炮弹几十颗，狠狠地打击了倭寇的嚣张气焰。立见少将又

命向穿黄马褂的左宝贵发射榴散弹，顿时几颗榴散弹，在左宝贵身边爆炸，一弹片飞进左宝贵胸部，一代名将当即阵亡。

黑云罩山山突兀，俯瞰一城炮齐发。

火光所到雷轰隆，肉雨腾飞飞血红。

翠翎鹤顶城头堕，一将仓皇马革裹。

副将杨建春见左大人阵亡，率领将士继续阻击倭寇的进攻。日军在牡丹台又增加了数门大炮，炮弹像暴雨似的倾泻到玄武门上，清军的大炮被摧毁殆尽，伤亡极大。副将杨建春、徐都司先后阵亡，只有少数士兵退到城下，继续作战，坚守城门。

山柱他们没上去城楼，但并未离开。看到城门被倭寇炮火轰塌，清军士兵用沙袋堵，山柱他们也冒着炮火，一趟一趟地扛沙袋堵城门。城门多次被轰塌，他们堵了多次。

城上士兵撤下来后，山柱听说左大人阵亡了，非常悲痛。连忙招呼巴音鲁、二虎一起冲上城楼。城上遍地是阵亡清军将士的遗体，血流遍地，惨不忍睹。左大人身穿黄马褂，一眼就看了出来。山柱急忙跑过去，扶起左大人遗体，哭喊道：“左大人！左大人！”这时，倭寇又集中火力向玄武门发起了新一轮的冲锋，玄武门城楼上反倒平静起来。一片浓云由北面滚滚而来，天色暗了下来。

“咱把左大人的遗体运回驿馆，不能让左大人的遗体落到倭寇手里”，山柱把这想法告诉巴音鲁和二虎，二人点头称是。

牡丹台上的倭寇士兵，看到有三个百姓上了玄武门，开始没有在意，当看到他们扶起身着黄马褂的清军将领时，以为这个将领还活着，遂开枪射击。

山柱他们听到枪声急忙趴到地上，他吩咐巴音鲁和二虎快速猫腰下城。牡丹台上的倭寇看到玄武门上上来的三人跑了两个，另一个被打倒了，停止了射击。这时山柱倏地站起来，抱着左大人的遗体，一个箭步连着又几个箭步，蹦出几丈远，到了下城的出口。牡丹台上的倭寇看到这一幕立即开枪射击，一颗子弹向山柱的后脑飞来，由于距离较远弹力已竭，子弹在山柱的头发上滚落而下，只将发辫、衣服烫出几处焦黄的痕迹，有惊无险。下城后，三人轮换背着左大人的遗体，飞奔回到了驿馆。

回到驿馆，山柱把左大人的遗体放到一块门板上，大家都围在左大



人遗体旁，默默流泪。山柱打来一盆水，用毛巾擦去左大人脸上的血迹和烟尘，又擦擦手，整理好左大人的发辫。见左大人的黄马褂破了两处，叫核桃拿针线给缝上。山柱又到车上找了一块最新的油布，盖到左大人身上。

一声炸雷响过，天下起了雨，越下越大，苍天也在为左大人落泪。这仗打败了，杀人不眨眼的倭寇进了城，左大人的遗体如何安置，难住了大伙儿。合计来合计去，谁也拿不出好办法。山柱稳定了一下情绪，说道：“赶上了，走一步，算一步吧，只要我们大家齐心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”大伙儿的情绪好了一些。山柱觉得压力越来越大，整个驮运队的人、车、马，全系在他一人身上，如有闪失，怎么和乡亲们交代。还有左大人的遗体，决不能落到倭寇手里。心情沉重的山柱走到门前，雨还很大，闪电和雷声不断。天黑了下来，山柱不断地揉搓着双手……

大门一声响动，一个穿着雨衣的人闯了进来，近前一看是崔炳浩。山柱赶忙问道：“崔大哥，你怎么来了。”崔炳浩回答：“华队长，你听我慢慢说。”崔炳浩脱下雨衣，进到堂屋，看到左大人的遗体，问是怎么回事。山柱告诉他左大人阵亡的情形。崔炳浩也十分敬重左大人，跪下给左大人磕了三个头。站起来说道：“现在外面很乱，几个城门都挂了白旗，看样子清军要投降，也有的说投降是假，清军要趁夜冒雨撤退。”清军要撤退，是真是假，什么时候撤退，山柱和大家商量了一番，决定做和官军一起撤退的准备。崔炳浩说：“我也这么想，我也和你们一起回义州。”山柱说：“崔大哥，这一撤退，我们就得把车扔这了，人骑马走，既快又安全。我想把左大人的遗体也带走，不能留给倭寇，这样我们就少了一匹马，你能不能帮助我们解决一下。”崔炳浩说：“马没问题，我家就有，我的那车货，你派个人跟我一块儿去退给人家。”山柱派旺财跟着崔炳浩一块儿去退货。随后山柱对巴音鲁和二虎说道：“你二人去城西北看看，清军要撤退，只能走那边的门。那里离义州大道和甄山大道都较近，一发现清军大队人马出城撤退，赶快回来报信。”巴音鲁和二虎麻溜地走了，山柱和其他人做好撤退的准备。

奉军统领左宝贵的阵亡，牡丹台和玄武门相继失守，使平壤的清军总统领叶志超惊恐万分，为保全自己的狗命，决定弃城逃跑。并下令还坚持战斗的其他将领趁大雨迅速撤军。又派一朝鲜官员给倭寇送去诈降书，同时在几个城门挂起白旗，以迷惑倭寇。当夜清军冒着倾盆大雨，纷



纷从平壤西北面的七星门、静海门涌出，有的则攀越城墙而去。清军沿义州大道、甄山大道仓惶北逃。

大约有半个时辰，旺财和崔炳浩回来了。不一会儿巴音鲁和二虎也急匆匆地跑回来，每人手里各拿着两杆毛瑟连发枪，兜里装着满满的子弹。巴音鲁急忙说：“山柱，大队官军已开始从西北角暗门撤出了！”“那我们赶紧准备，随官军一起出城。”山柱他们用好几块油布把左大人的遗体仔仔细细裹好，稳稳当当地放到马背上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山柱说：“崔大哥，你路熟，前面带路，巴音鲁和二虎殿后，其他人在中间，一个跟着一个，不要走散。出发！”

大伙儿按序一个跟着一个，山柱骑着马，牵着驮有左大人遗体的马，夹在队伍中间。跑到城门一看，清军大队都出了城，只有零星伤兵还在往城外跑。出城不远，山柱他们追上大队清军。清兵一窝蜂似的溃逃，他们过不去，只好在溃军后面慢慢走。雨还是挺大，道路坑洼泥泞，走了一会儿，上了义州大道，路宽了不少。崔炳浩驱马向前，带队越过步兵，快了不少。

猛然间，前方枪炮声大作，队伍都停了下来。崔炳浩回马走到山柱马前，说道：“华队长，看样子，清军中埋伏。我们回马走小道，绕道回义州。”山柱回道：“好，听你的，崔大哥。”崔炳浩打马往回走，其他人紧随其后。走了二、三里远，崔炳浩带大家钻进了一片小树林中。

这是一条羊肠小道，弯弯曲曲，好在没有什么障碍，他们走得还挺快。出了树林，尽是山路，这时还可听到远处的枪炮声。山柱一行马不停蹄，沿山路向前行进。天放亮了，雨也小多了，崔炳浩带大家到了一个村庄。崔炳浩叫开一家门，说明情况。主人姓金，很热情。大伙儿拴好马，进屋脱下淋湿的衣服，主人生火做饭，大伙儿论流烘烤衣服。吃完饭，山柱叫大伙儿休息，然后凑到崔炳浩身旁问道：“崔大哥，你说咱这是走到哪里了？下一步往哪里走？”崔炳浩说道：“咱现在这地方是平安南道东北面，下面一直往北走，就可到义州。”山柱心情沉重地说：“路上时间长了，左大人的遗体恐怕出问题，所以我们应尽快赶回九连城。”

中午山柱叫醒大伙儿，准备上路，正忙的工夫，突然传来几声枪响，有人喊“倭寇来了！快跑呀！”这一声呐喊使周围一下子乱了套，狗吠马叫，人们纷纷从家门跑出来，向后山狂奔。山柱他们牵着马也慌里慌张地跟着上了后山，进了一个山沟深处才停了下来。山柱查点人数，才发现左



大人的遗体落在金家了。急得山柱返身往回跑去，巴音鲁随后提着枪跟了去。到了金家发现左大人的遗体不见了，山柱捶头跺脚懊悔极了。巴音鲁前前后后里里外外搜了个遍也没找到，俩人无可奈何地向外走。刚到门口，忽然身后一声响动，俩人急转身，只见墙角一口大缸动了起来，俩人三步并作两步地奔了过去。只见这家的主人从地窖里露出头向山柱巴音鲁招招手，回身把左大人的遗体送了出来。山柱急忙接过来抱在胸前和巴音鲁跑去。

回到那个山沟，安放好左大人的遗体，山柱回想刚才有惊无险的一幕有些后怕。他把大伙儿找到一起说：“路途遥远，情况复杂，左大人的遗体如果有点闪失，我们都担不起这个责任，我想先把左大人的遗体暂时安葬在这里。”大伙儿都同意。

有人去买棺材，有人选墓地，顺利地把左大人的遗体下葬了。

三天后，山柱他们回到了九连城。

平壤陷落的第二天，倭寇第一军军长山县大将站在牡丹台上，向南扫视飘扬着日本国旗的平壤城，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。转身又向北望去，隔着千山万水，他好象望见了中国的美好河山，心情激动澎湃，得意忘形地对部下说：“几百年前我们的祖先丰臣秀吉将军站在这里，发誓要饮马鸭绿江，可是他没有实现愿望，被明朝的军队击败了。”瘦小但精神头十足的山县大将，挨个拍着各将领的肩膀，然后歇斯底里地嘶喊：“饮马鸭绿江的不要！，我们要打过鸭绿江！跨过长城！占领北京！”十几个将领们听了这话，像打了强心剂，野兽般地狂呼：“打过鸭绿江！跨过长城！占领北京！”喊叫声引起一声狗吠，接着四处都响起狗的狂吠声。



第二章

九连城坐落于鸭绿江北岸，东临爱河，西至横道河，南面是爱河支流，北依镇东山。隔鸭绿江与朝鲜的北方重镇义州相望。

九连城历史悠久，远在西汉时期，安东地区就建有两座城池，其中的一座西安平县城，就坐落于九连城地区。唐朝属安东都护府，辽代设来远城，金代设婆速路，元朝设婆娑府路，明朝初设镇江城。因有多处营围相连，故称九连城。九连城是朝鲜和中国贸易的必经之路，经济发达。

山柱家住在九连城东北端，镇东山下。五间正房，三间厢房，院落很宽敞。山柱一家是从山东逃难来到九连城的。

十几年前，山柱的老家山东沂州大旱，又遭蝗灾。铺天盖地漫山遍野的蝗虫，呼啸而来，落地厚厚一层。不论是庄稼，还是草木，蝗虫咬啮起来，如疾风扫落叶，干干净净。蝗灾如火上浇油，雪上加霜，庄稼绝收，赤地千里，哀鸿遍野。

山柱爹被逼无奈，带一家老小闯了关东，投奔住九连城的山柱姥爷家而去。在逃难的路上，山柱的爷爷和妹妹先后病亡。历经千辛万苦，一家人到了鸭绿江边的九连城。一打听，姥爷家住在九连城的栗子园，又坐船过爱河，才到了姥爷家。山柱姥爷一家，是前些年闯关东，来到九连城栗子园的。经过几年的辛劳，置下了房子和地。

山柱一家一开始寄住在姥爷家。不久，山柱家也置了地，盖了房。后来，山柱爹被同乡九连城的李掌柜聘去跑外柜，一家人搬到了九连城。

到了九连城，山柱爹送山柱去一家私塾念书。看到浓眉大眼、虎头虎脑的山柱，私塾董先生特别喜欢，问道：“华先生，你孩子叫什么名字？”山柱在一旁抢着回答：“俺叫拴住。”不知是山柱发音有问题，还是先生听力